

毕淑敏文集

补天石
典藏中篇



补天石

阿里

伴随你建立功勋

北飞北飞

君子于役



毕淑敏文集

补天石
典藏中篇



I247.5/1616+4

2009

补天石

阿里 伴随你建立功勋 北飞 北飞 君子于役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补天石/毕淑敏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09.2

(毕淑敏文集)

ISBN 978-7-5407-3917-1

I. 补… II. 毕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05159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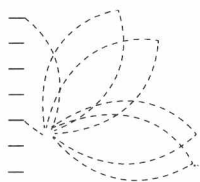
毕淑敏文集: 补天石

作 者 毕淑敏
责任编辑 文龙玉 郭金珠
美术编辑 石绍康
责任校对 徐 明 秦 灵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杜 森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3896171 010-85893190
传 真 0773-3896172 010-85800274
邮购热线 0773-3896171
电子信箱 ljcbbs@163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印 制 河北省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20×980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310千字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3917-1
定 价 29.8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

目 录

1	补天石
72	阿 里
127	伴随你建立功勋
187	北飞北飞
225	君子于役
251	送你一条红地毯

—
—
—
—
—
—
—

补天石

—

山不高，还叫什么山！

昆仑山，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之一。

一条蛛丝般纤细的公路，蜿蜒千余里，通往山顶的昆仑骑兵支队。

像古代结绳记事时挽的疙瘩，每隔数百公里，公路旁就有一簇房屋。那是兵站，供过往的军人住宿。

一辆草绿色的军用高原轿车，从半山腰的兵站开出，隐没在风雪之中。

兵站立刻将车上所载乘客的数目及车子出发的时间，通知给下一座兵站。

这是昆仑山的惯例。这不仅可以让下一座兵站提前安排好食宿，更重要的是，一旦超过预定时间，车辆仍未抵达，他们就应出去寻找。山高路险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。

大雪就要封山，已经好多天没有车辆上山了。真叫人不可思议。

路极险。平原还只是初秋，上山的路却已冰雕玉琢。

封山是个可怕的字眼。它意味着昆仑山要同人间分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成为一座漂浮在半空中的独立雪国。尽管那人世并不怎么美好，正为派性打得一塌糊涂。

开轿车的小个子司机，蜷着身子，裹在毛色污浊的皮大衣里，像一粒久经风霜的蛹，干瘪而结实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路面，好像不是开着缠有防滑链的车轮碾过去，而是把积满冰凌的路咽进肚子。

补
天
石



路面银亮银亮，庞大的轿车驶过，竟不留一丝痕迹。车轮像穿上了溜冰鞋，轻盈地朝四下欢快地滑动着。

司机双臂僵直，顽强地操纵着方向盘。

突然，急转弯处冰雪覆盖下的路基，像饼干一样破碎了，右后轮一个打滑，然后不可遏制地泻落下去。

轿车的重心，飞快地向右后方倾斜。司机本能地将方向盘拧麻花似的向左打去，企图挽狂澜于既倒。然而，根本来不及了！墨绿色的车体，像一条活泼泼的大鱼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揪得昂起头来，摆出一种常态下绝对做不到的姿势，仄侧着半个身子，朝无边的渊薮坠去……

那辆车翻了。

翻车的一瞬，女兵班班长朱端阳回忆起来，实在是妙不可言。没有恐惧。恐惧都是旁观的人或当事人事后想象出来的。翻车之前，轿车已爬行到很高的海拔，缺氧像一床厚重的湿棉被，捂得人透不过气来，哪里还顾得上害怕。翻车的第一个感觉，是什么人用巨掌将她向车厢外侧扇去。她想：这样脑袋不是要撞上玻璃了？那该是很疼的吧？幸好，车窗也向外侧倒下去，永远同她保持着最初的距离。

其后的事情，朱端阳便记不清了：车厢里凡是没有固定的水壶、背包、汽油桶，在空中飞舞起来，随着车体迅速旋转。窗玻璃外忽是蓝得虚伪的天，忽是银亮的冰峰扑面而来，尖锐得要刺瞎你的双眼，那无穷无尽的白色，仿佛车不是在空中翻腾，而是在无底的雪国里航行……哗啦一声，玻璃撞在凸起的岩石上，粉碎成一把碎屑，弹片一样强有力地散开，深深楔进棉军衣、皮大衣、人的皮肤或是任何一样它碰上的物体。殷殷的血珠喷溅开来，留下奇形怪状的血迹。

坠落中的车厢，是一个空洞的音箱。粗大的防滑链与岩石相撞，发出钢铁样铿然的响声。凹凸不平的车顶与雪地相触，像巨大的鼓面蓦然作响。呼啸的山风擦着窗玻璃尖锐的裂口，发出哨子一样的啸叫，随着翻滚变换着韵调，像一支呜咽的笛。

朱端阳的脑子一片空白，直到这时，她才意识到巨大的灾难降临了。来不及思考，也无法采取任何自救或他救的措施。唯一能做到的是，把身体蜷得紧紧的，两手死死握住能抓到的任何一样东西，把脑袋缩进肩膀……



没有人知道司机采取过什么措施。司机已经死了，死在方向盘和他的座椅之中，紧抵的方向盘，戳穿了他的胸。但他的脚，紧紧地踩在油门之上，也许他曾为挽救汽车，做过最后殊死的努力。也许，这完全是天意。在无数次翻车事故中，能落个全尸，便是极大的造化了。假如尸身坠入人力所无法企及的深渊，就只有永远地留在那里，慢慢风化，成为山的一部分了。

这一次翻车，应该感谢山势的极其陡险。唯有昆仑山，才有这种壁立千仞的悬崖。高原轿车从空中翻下，不知翻了几个跟头，竟然鬼使神差地落到了下面的公路之上。濒死的司机，不知是无意识的悸动，还是最后的责任感，踩动了油门。这辆已如同坟墓的轿车，犹如一头被从空中扔下的兔子，四脚着地后，疯狂地跛着脚向前……直到被坚硬的岩石挡住去路。

死一般地寂静。好像全车的人都死了。

山风撕裂着人们的耳鼓，各处的伤口，在短暂的麻木之后，火烧般地疼痛，像蜂刺一样蜇醒了活着的人。

朱端阳困难地从破损的车窗爬出来。门被撞得变了形，打不开了。手又被玻璃碴割破了，但只流了一点血，就停住了。严寒，是最好的止血剂。

冰冷的空气，迅速地使她清醒了。身上到处血迹斑斑，弄不清是自己的血，还是别人的血。朱端阳拼命活动自己的四肢，揉搓自己的耳朵鼻子，以证明它们是否还在。还好，都在。而且渐渐感到疼痛，这说明功能正常。

她这才有机会打量一下四周：冰峰雪岭一如既往，无动于衷地注视着幸存者。唯有漂亮的高原轿车，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，大片油漆被磕去，露出内层的铁锈红钢板，车像一只经过伪装的红绿相间的怪物。车前大灯可怕地凹陷进去，却还闪闪发光，像死不瞑目的眼睛。前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，这是一种特制的玻璃，虽破碎却并不掉下碴子，像密集的冰凌聚在一起。中心偏左处，有几团艳红的血污，那是司机被方向盘挤压呕出的。

朱端阳感到刻骨铭心的恐惧。她刚从生与死的交界线上走回来。假如翻车时她被甩了出去，假如她被车厢内的重物撞得醒不过来，假如飞溅的玻璃迸进她的眼珠，假如她的胳膊和腿在某一特定角度上像麻秆一样被折断……

那这个世界上，就再没有此时此刻的朱端阳了！

在广袤的冰雪世界里，这个面目清秀、身材瘦小的女孩子，显得那样单薄渺小。



朱端阳想起了妈妈，想起了遥远而温暖的家。

旷野中响起一种奇怪的声音。它清脆得像玻璃折断，刺得人一阵阵心痛。这是朱端阳在哭。大声地毫无顾忌地痛哭，也很有韵致，恍惚听来，竟很像是放浪的笑。

幸存的女孩子们，抱成一团哭起来。她们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女兵。周围山谷发出轰轰的回响。

十几岁女孩子的眼泪，是一种奇怪的东西，所有的怯懦畏缩以至恐惧，都能溶解在那咸而苦的液体中，随着痛彻肺腑的哭泣，汇进昆仑山永恒的冰雪之中。

车上的男人们，默默地注视着同他们一起经历了死亡地狱的女孩子们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们是搭车的，多是因故探亲超假或是刚出院的战士。

女兵们陆续地停止了哭泣，聚光灯一样，把目光指向她们的班长。

噢！我还是班长呢！朱端阳悚然一惊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肩上非同小可的责任。

她们是昆仑山上第一批女兵！

朱端阳揉揉因哭泣而酸痛的眼睛，脸上被泪水洗过，紧绷绷地难受。她要对她的战友们说点什么。突然的变故，她必须行使自己的指挥权——她是这辆车上的建制班班长！

只是，该说点什么呢？

有人伤亡，到处都是血。女孩子们学的是卫生员，战场救护，四大技术，平日背得呱呱叫，此时却完全呆若木鸡，不知该干什么好。倒是几个老兵见过世面，依次触摸着几个不见变换姿势的人体的口鼻。凡有口气的，拖出来，进行一点简单的救护。那始终僵卧不动的，只得让他们继续趴在那儿。活人都顾不上了，死难者就只好委屈些了。

这是朱端阳第一次看到死人。她却并不怎样害怕，或者说，最害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。她觉得死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刚才还好好的同志，怎么就能一下子死了？她不相信，拼命摇着一位女伴的头。女伴大概是受了致命的内伤，脸上很干净，甚至体温还在，只是摸上去稍冷一点。

她们一个班的女兵，本来是个完整的集体。现在，未到山顶，就永远地失去了一个……



应该说，威严的昆仑山，这一次是格外的慈悲了。高原轿车在坠落过程中，没有摔得粹身碎骨，没有汽油外漏引起大火，真是极大的幸运。车上的乘客，除了在翻滚的过程中，碰伤磕伤，少数几个人死亡外，大多数只是皮肉受损，实在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！

幸存的人们，该终生感谢昆仑山。

最初的忙乱过去了，人们逐渐安静下来，下一个兵站的同志久候不到，会出来找他们的。残破的车厢尚可御寒，车内的干粮还在，至于水，更好办，漫山都是冰雪……

朱端阳木然地站起身。有人死了，但她还活着。她们还上不上山了？

看看长眠的战友，假如她们这些幸存者终于成为不了“第一批”，那这牺牲，不是毫无意义了吗？

最主要的是，军区领导下达的是让她们尽快赶到山上的命令，而绝不曾叫她们私自撤回！

世上有什么东西比战士的天职更重要！

最初的迟疑和恐惧退潮了，一种近乎悲壮的情绪，笼罩着这个小小的女兵班班长。女孩子们沉默着，等待着。远处的山是昆仑山的主峰，那是骑兵支队司令部所在地。暮色苍茫之中，那山俯视着她们，像威严的长者。她们才到半山，离那儿还远着呢！然而，也唯有在半山，她们才知道昆仑山是多么高远，才知道她们已经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。

只能向前，不能退后！

女孩子们信任地望着她们的小班长，准备服从她的指挥。危难之中，有时不在于谁说什么，只要有人站出来，大家就会听他的。

“咱们坐兵站的车，继续上山。”朱端阳的声音并不大，但每一个活着的女孩子都听清了。

二

土黄色的操场。散乱的女兵。

“面向我，成一路横队集合！”新兵连长喊道。这是一道奇怪的命令。

奇怪归奇怪，命令还是要服从。一百二十名女兵，按照个子高低，排成



长长的一队。也许是因为太长，便略有些弯曲。

要是平日，连长会命令解散、重来。就是一千名军人，也该排成笔直的一线。但是今天，他隐忍了，只是向后退了退，调整自己同队伍两翼的距离，直到成为一个端正的空心三角形。他站在三角形顶点的位置上，潇洒而干练。一套草绿色的夏布军服，因为洗涤过度和当时的染料尚不过关，布料还只八成新，颜色却已退得十分浅淡，更衬出崭新的领章鲜艳夺目。新军装新领章，显出的是新兵的拘谨，旧军装新领章，显出的就是资历与权威了。凡是挑选出来训练新兵的指挥员，都是军姿出色的军人。训练女兵的新兵连连长，此刻简直严肃得像是力量与纪律的化身。

“现在——听我的口令——报数！”连长的喉结上下滚动着。因为距队列比较远，他的声音便格外威武有力。

一百二十名女孩子，叽叽喳喳地开始报数。她们还不够沉着，生怕将自己漏掉，抢报便时时发生。

连长皱起眉头。要是往日，他会要她们重报的。但是今天，算了吧！和即将宣布的决定相比，这不过是细枝末节。

“报双数的同志，出列！”

随着这第二道命令，六十名女战士同时向左前方迈出了一步。

现在，土黄色的操场上，出现了另一支新的队伍。她们同留在原地的女孩子们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等号。

但是，等待她们的命运绝不相同。新兵连长旋即下了第三道口令：“报数！”

严格说起来，这口令的内涵是不甚清楚的：是两列队伍都报呢，还是……但没有人发生误解。连长英俊的眉毛高挑着，犀利的目光只注视着前排女兵，好像他只是她们的连长，全然忘记了后面那排士兵的存在。

又是一次双数出列。现在，一百二十名女兵被分成三排，最初那个巨大的空心三角形，已经快被生命的绿色填满了。

连长的面容毫无表情。随着一道又一道的筛选，连长知道最后的选择就要揭开了。朝夕相处几个月了，像一个子女众多的家长，他内心深处，也会有格外喜欢或是格外不喜欢的几个兵。他不希望这些善恶干扰自己的意志。又是一次报数……又是一次出列……女孩子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报数时格



外仔细，速度变得缓慢了，却再没有出差错。

现在，十五名女战士，站到了连长跟前。

连长下意识地扶了扶腰间的武装带。他知道这十五名女战士，将记住这一天，也将记住他。他希望能留给她们一个英武的印象。片刻之前的恻隐之心已荡然无存。女人也是军人，现在的问题是：从他亲手训练过的连队里走出的士兵，应该个个是好样的！

他迈着缓缓的步伐，从十五名距离他很近的女兵面前走过，目光从她们身上扫过，像钢尺一样冷漠而苛刻地衡量着。

唔……还好。不！简直可以说是好，很好！女孩子们尽管眼里透露出遮挡不住的疑惑，却个个挺胸收腹，透出勃勃的英气。

连长疾步回到了队伍的中央，朗声说道：“现在，我宣布：刚才出列的这十五名同志……”

“报告！”

突然，从后排右侧队尾的某个部分，响起一声尖细的叫喊。并不怎么嘹亮，却具有很强的震撼力。整个队伍，此时实在是太寂静了。

“什么事？”连长几乎是好奇地问了一声。治军多年，敢在这样的场合打断指挥员讲话的战士，他还是第一次遇到。莫说是新兵，就是老兵，也断乎不敢。连长的吃惊之情更大于恼火。

“嗯……是这样的，这个位置应该是我的……我比她高嘛！……不信……比比嘛……”

她刚开头鼓的勇气挺足，以后却渐渐缩小，声音像雪似的融化着。没有人听得懂这前言不搭后语的话，有的人扭头张望，队伍起了小小的骚动。

但是连长听懂了她的话。这是那个叫朱端阳的姑娘，从她所站立的位置可以判定，她的身量在女性中属中等偏下，眉目生得很清秀，看不出像有这么大胆量的样子。她发育得很单薄，同队伍左首那些身高体胖的姑娘们相比，像是墒情不好的三类秧苗，给人弱不禁风的感觉。她是从一座大城市入伍的，因为文娱体育都没什么出众的地方，连长除了能记起她的名字外，再没有更详细的印象。

“你有什么话，以后再说。现在，我宣布……”连长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，像挥去一只偶然飞近的苍蝇。

“我就是比她高嘛！不信，比比看好了！”没想到这小女兵的脾气，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楚楚可怜，连长的呵斥反倒激怒了她，竟一个箭步从她所站立的队列中跨出，急匆匆走到第一排，站在另一名女战士背后，梗着脖子同人家比起高低来。

这一回，所有的人都看明白了。

一百二十名女兵最初排成的一字长蛇阵，说是按个头高低为序，匆忙之中，并不那么准确。现在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这小女兵显得比前排那名女战士要高一些。也许相差的只是一毫米的几分之几，也许只不过得益于她的单薄给人以某种细高错觉，也许是因为她故意把腰挺得更直、帽檐挑得朝天……但是，不管怎么样，她要显得高一些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第一排某个士兵占据的位置，应该是她朱端阳的。

连长迟疑了。对于将谁派往昆仑山，他选择了如此宿命的挑选方式。当这一切就要结束，他即将卸去良心上的一份重负时，竟半路杀出这样一个调皮捣蛋的兵，还是个女兵！如今，怎么办呢？批准她去吧，等待她的不知是怎样的命运。尚未远去的柔肠百结又在连长心中蠢动起来。不让她去吧，今天的一切，将像蚀刻一样，印入这一百二十名女兵的脑海。眼下她们当然什么都还不知道，但是她们马上就会知道。到了晚上，她们会躺在床上，将前后串成一幅完整的画面。然后，直到多少年后，她们还会回想起这一瞬，会从中嗅到他曾教给过她们的软弱与退缩。不！这不行！无论前途多么险阻莫测，他作为一个新兵最先接触的指挥官，只能教给她们不可阻挡的气概！想到这里，强悍的新兵连长，嘉许地点点头，容忍了朱端阳的冒犯，示意她调换进第一排队列。

现在，再没有什么可以妨碍连长宣布那项激动人心的决定：军区将向昆仑山派出第一批女兵。

队伍沸腾起来。昆仑山！女兵！国境线！第一批！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字眼，迅速在女孩子面前，编织起一个美丽的梦。

面对着海潮一样躁动的激情，连长欣喜之余，又感到淡淡的惆怅：为什么非让女人们上去呢？难道男人们还不够多，不够勇敢吗！他甚至萌生出同她们之中某一个交换的念头。

当然，这不可能。他所担当的角色，也由不得这么信马由缰地乱想。新

兵连长赶忙收束住自己的思绪，沉稳坚定地说：“你们十五名同志，肩负着非常崇高艰巨的使命。那里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，生活环境非常艰苦，你们是光荣的……”

他很想再说点什么，却终于什么也没说。他没有去过昆仑山，这使他在整装待发的女战士面前感到气馁。像一个不曾到过前线的军人，不配向即将参战的士兵鼓吹勇敢。

他最后一次巡视他的部队。当看到朱端阳时，他记起自己不该有的一个疏忽。

“我最后宣布：任命朱端阳同志为这个班的班长。当然，这只是临时性的。正式任命将由昆仑骑兵支队作出。”

朱端阳兴奋得满脸通红，像一颗光洁诱人的红杏。弹指之间，她的命运竟发生了这么多变化，而且还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！她原以为出列是去参加一项什么活动或是出一趟公差勤务呢！巨大的光荣和责任，像降落伞一样罩在她头上，她飘飘忽忽地好像要飞起来。

我们的女兵班长并没有陶醉在个人幸福之中。她想到的第一件事，是快快跑回宿舍，趴在床上写封信，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！

三

昆仑支队的领导，对历尽劫难的女兵，表现出极度的冷淡。她们有吃的，有喝的，住在卫生科，就是不安排她们工作。女孩子们浑然不觉，以为这是对她们的关怀照顾，每天兴致勃勃地打量这个新鲜环境。

卫生科长袁镇愁眉不展。作为昆仑山广大防区的最高卫生长官，他已经够忙够乱的了！再加上些女人！他曾在男女混编的医院里工作过多年，知道军队里的女人意味着什么。当然这个问题是不宜说透的。支队首长也委婉地表示了他们对军区此举的异议，从彼此忧心忡忡的神色上，可以说心照不宣。袁镇更是感到切肤之痛。如果说留下女兵们，对别人还是一个潜在的危险，作为这支娘子军的党代表，他可有脱不了的干系。在征得上级默认之后，他起草了一份措辞恳切态度强硬的电文，发往军区卫生部。内容无非是昆仑部队历来无女兵编制，请求首长收回成命，将女兵们调下山。至于卫生



员缺编，有男的派上来最好，没有就算了，卫生科可以坚持战斗，但绝不要女兵。

机要参谋尤天雷将袁镇的报稿扔在一边，揶揄地说：“这么长的电报！如果按民用报收费，只怕你袁科长一个月的薪水都不够！”

袁镇有点尴尬。卫生科长看病医伤是把好手，起草来往文报并不在行。况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既要忤逆上级的意思，又要尽量做出谦恭的表示，左右逢源，着实不易。只好车轱辘话来回说，十分繁琐。

“那你就给看着改改吧。”袁镇好声好气地相求。说实话，卫生科长对颇得领导器重、年轻有为的机要参谋，并没多少好感，总觉得他有一股凌人的盛气。但此时磨扇一样压在心头的，是这批长头发兵的去留，顾不上别的了。

“那好吧！删去了的，可不要心疼。这也不是要拿去发表，挣稿费的。”尤天雷漫不经心地拿起笔，刷刷勾画下去，一路顺风。

袁镇拿起改好了的报文，不禁傻了眼。他洋洋洒洒起草的底稿，被全部涂掉，通篇不剩一字。

“这……”袁镇不禁火起。他急得进退两难，机要参谋袖手旁观不说，简直是幸灾乐祸！对了，这小子自恃有一张小白脸，春风得意，只怕已经动了邪念也说不定。他觉得自己受了戏弄，冷冷地说：“机要参谋，按职责你可是有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，修改电文的义务的。既是如此，请你原文照发，一个字也不能少！”

机要参谋莞尔一笑，说道：“当医生的，该比一般人更沉得住气才对。”说罢提起笔来，在电报纸上留下了十个字：军中有妇人，士气恐不扬。

好妙的电文！“军中有妇人，士气恐不扬。”袁镇虽说看不惯尤天雷挥挥洒洒旁若无人的派头，也忍不住称奇叫好。做下级的，对上级不合时宜的决定，敢怒不敢言，千般委屈万种无奈的为难相，叫这十个字，抒写了个淋漓尽致。那委婉的商榷，无声的祈求，尽在不言之中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句话。再说，现在办事需谨慎，万一上面怪罪下来，却总不能把一千年前的老杜从坟里揪出来，再踏上一只脚吧！

北京时间八点整。内地已是车水马龙，人流熙攘，昆仑山上还是死一般沉静。由于地处极西，日出很晚，加之驻地又在层层叠叠的山影之中，到处

还是墨黑一片，只相当于平日的凌晨四时。

“袁科长，军区急电！”

机要参谋很有风度地敲着卫生科长的门。因是夜间送报，虽在营区以内，尤天雷也佩戴着武器，着装煞是整齐。两长一短的敲门声，清晰而有韵律。

袁镇一骨碌爬了起来。回电来了！军区老爷们这回的作风够紧张的了，昨日请示，今早回电就到了。大概是一上班就往昆仑山发报，全不体恤戍边的兄弟们正在做好梦呢！

“怎么说的？”他迫不及待地问。

机要参谋无动于衷：“绝密电报的报文，是不能念的，这是纪律。除非您是个文盲，我可以趴在您耳朵边，用自己的话，将中心意思给您复述一遍。”

卖什么关子！袁镇扫兴地接过文件夹。他并不需要尤天雷照本宣科，只需点点头使个眼色，意思就全明白了。这可好，尤天雷脸上似笑非笑，实在令人猜不透。

报是尤天雷译的。字很漂亮，也很工整。卫生科长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半天，最后才无力地合上报夹。

报文也只有一句话，十个字：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

这一句较之杜工部的那一句，不知要强硬几多倍。袁镇只觉得耳鼓嗡嗡作响。

再没有什么好商量的。袁镇迅速调整着自己的思维，思绪反倒变得单一而明确。事已至此，女兵们不可能退回山下，便只有一种选择：以最严格的军规去锻造她们，约束她们，直到她们成为同男性一样英勇无畏的战士！这其中所有的干系，所有的责任，袁镇作为她们的直接长官，便得一肩承当了。说实话，这是个倒霉的差事，袁镇深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起床号响了。

女兵们在营房外洗漱。高原上秋天的黎明，尚无交加的风雪，还是颇有魅力的。蔚蓝色的星空，镶嵌在由曲折的冰峰轮廓构成的框架中，高远而神秘。昆仑山，是一座雄伟古老的高山，它和它无尽的子孙，组成了我们这座地球上最高耸的峰峦。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古文化典籍中，它有着无可比拟的光荣。昆仑山，是黄帝居住的地方，他巍峨磅礴的宫殿，建筑在昆仑之巅，



百神在那里聚议，黄帝的威仪统辖着四方。宫殿的周围，是雪白的玉石栏杆。每一面，都有九口井，九扇门。看管这美妙绝伦的宫殿的，是一个名叫“陆吾”的天神。他有一张年轻而英俊的面孔，背后却是老虎的身子和脚爪，拖着九条钢鞭似的尾巴。火红的凤凰在结着美玉的宝石树下起舞。昆仑山中央栽着一棵硕大无朋的天稻，每一粒稻谷都是鸡蛋大的珍珠……

这就是神话中的昆仑山。真不知老祖宗们发挥了怎样浪漫的想象，才有了如此荒诞神奇的传说。什么宫殿！什么陆吾！什么天稻！没有，都没有。朱端阳看到的，除了冰雪，还是冰雪。也许在这不知多么深广的冰雪之下，存在着一个神话世界？朱端阳不知道。下山的道路马上就封死，在此后六个多月的冬季里，这将成为与世隔绝的独立雪国。唯一能够联结昆仑山与外部世界的，只有空中虚无缥缈的电波。说不出是好奇还是害怕，朱端阳只是预感到一种新的生活，不管她愿意不愿意，欢迎不欢迎，已经开始了。

她对着朦朦胧胧的曙光在梳头，整天窝在军帽中的秀发，因为绝少风尘的袭扰，格外青长，一旦解开约束，像蓬蓬松松的金鱼尾，飘然浮动。她轻轻地梳着，轻轻地走动着。脚下的毛皮鞋因为带子没有系紧，每走一步，都随着脚腕踢动一下，像是一只灵巧的小鹿，甩着它过于沉重的蹄子。

尤天雷不知不觉站下了。他觉得眼前像一幅美丽的画。往日那些粗粝阴沉的山影，变得妩媚起来。作为普通的青年军官，他们可没有运筹帷幄的长官们那么忧心忡忡。当他从密码中译出那斩钉截铁的电文时，竟有几分兴奋。此刻，在清朗朗的晨光中，他看到久违了的女性头发，身上涌过一阵莫名的激动。那轻而蓝的发丝，像一块丝帕裹住了他的心，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，妹妹，以及一切引起过他好感的女人……

循着尤天雷的视线，袁镇毫不费力地追踪到了正在梳头的朱端阳。压抑了许久的窝囊火，呼地引燃了。不给她们一个下马威还了得！多么厉害的相思病啊，连潜伏期都没有，这么快就发作了！漂亮的机要参谋不归他管，鞭长不及马腹，这没办法，女卫生员们，可是他的直接部下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走过去，硬邦邦地问。

朱端阳吓了一跳，猛地撩开头发，惊奇地望着他。

袁镇反倒松了一口气：还好。简直是个小姑娘呢，除了眼睛很黑很亮之外，模样算不上出众。不过，防患于未然方为上策。他依旧板着面孔。





没想到小姑娘竟像个皮球一样跳了起来：“我的名字，你好好想想吧！我都告诉你好几遍了！”

袁镇一下子哭笑不得。是的，出于礼貌，在第一次见面时，他就一一问过她们的名字。这几天偶尔对面碰上时，作为她们名义上的领导，袁镇找不出什么话好说，也是敷衍问问名字以示关怀。但他可没打算记住她们，想的只是快快将她们打发走了事。现在遭了这小丫头的抢白，反倒无话可说。然而，且慢！卫生科长不是草包，他有着良好的记忆力，虽因高原缺氧略有减损，稍一沉吟，也就回想起来了。

“朱端阳，把你的鞋带系紧。风纪扣扣上。把头发全都给我塞进帽子里去！记住，当兵的，就得像个兵样！”

朱端阳委委屈屈地站在那儿，吓得不敢再回嘴。别的不说，几个月前，她看到这种面色黧黑连腮胡子的老解放军，还是要叫叔叔的。她赶快按指示收拾好自己的仪容。

天已经大亮了。但你在十步之外，将分辨不出女兵们的性别。

袁镇露出一丝可以察觉的微笑。杀鸡给猴看，一石二鸟。漂亮的机要参谋和类似的小白脸们，干好你们的本职工作，休要异想天开！

尤天雷若无其事地转身远去。卫生科长，你想错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无论距离多远，我都认得出这个叫朱端阳的姑娘。

四

朱端阳的临时班长职务无形中被撤销了。袁镇肢解了这个班，把她们分散到不易于外界接触的小单位。比如手术室，任你是再风流潇洒的小伙，白布手术单一罩，也只剩下一堆肌肉和骨骼，做完手术推走后，连来者是什么模样都记不起来。在这种半封闭的保护圈里，姑娘们得以不受干扰地学习工作。

袁镇的用心可谓良苦，只是安全的部门有限。

“徐一鸣，给你分配个助手。”袁镇领着朱端阳，走进卫生科化验室。

“行啊！最好挑个丑点的，少给我找麻烦。”化验员徐一鸣懒懒散散地从显微镜上抬起头，心不在焉地扫了朱端阳一眼。